

列寧研究

第 5 辑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列寧研究

第 5 輯

1995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列宁研究(第5辑)

主办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主编 岑鼎山

编辑者 《列宁研究》编辑部 电话 6163377—301

地址 北京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032

发行单位 《列宁研究》编辑部发行组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33)

银行户名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部 帐号 890684—82

敬告读者

《列宁研究》自 1993 年出版以来，以理论性强和资料丰富受到了理论、研究、教学工作者的欢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怀和支持。许多读者对本刊的选材、栏目设置等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编辑部对广大读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第 5 辑是《列宁研究》的最后一辑，根据上级决定，自 1996 年起《列宁研究》将与我局出版的《斯大林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合刊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新刊为季刊，仍将保持原三个刊物的宗旨与特色，主要介绍国外对马恩列斯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研究、评论，刊登新发现的马恩列斯文献以及与他们的著作有关的各种资料。辟有“新文献”、“理论研究”、“史料选编”、“人物与事件”、“学术讨论”、“书评与书讯”等栏目，每辑 20 万字左右，拟于 1996 年第三季度出版。欢迎订阅。

列宁研究

目 录

新文献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关于法国

- 共产党的现状问题的讲话(1921年6月17日) (1)
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
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年3月6日) (8)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10)

理论研究

国家所有制:列宁的社会主义选择 丁世俊(12)

论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肃反工作的政策

思想 俞良早(31)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对它的批评

..... Ю. Г. 科尔古纽克(49)

列宁与行政命令体制基础的形成 A. 希罗科拉德(68)

论列宁的合作社构想 И. И. 霍多尔科夫斯基(94)

执政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刘彦章(109)

20年代行政命令体制束缚下的苏联回合作社	列·叶·法因(126)
西方人看20年代的俄国	佩雷拉(147)

史料选编

俄共(布)第一个和第二个纲领的制定经过	(156)
国内战争中的社会力量	弗·尼·布罗夫金(167)
新经济政策时期向农民征税的实施情况	
	B. B. 谢尔平斯基(184)
论20年代与当代农产品收购	C. C. 伊林(199)

列宁著作背景材料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续完)	(208)
----------------	-------

政党与运动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	(237)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综述	(237)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纲	(242)
告俄罗斯公民书	(263)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告全国青年书	(265)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委员会全会文献	(267)
奥·舍宁的报告	(267)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委员会全会决定	(280)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委员会保卫列宁的声明	(282)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委员会声明	(284)
共产党联盟—苏联共产党委员会关于前苏联版图内各民族关系的声明	(285)

书评与书讯

学习列宁思想精髓,掌握强大理论武器

(谈谈第3版《列宁选集》)	何宏江(287)
《列宁研究》第1—5辑总目录	(293)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 关于法国共产党的现状问题的讲话¹

(1921年6月17日)

我来得正好，正赶上库恩·贝拉在讲话²。我就是为反驳库恩·贝拉同志的观点而来的，因为我确实知道，只要库恩·贝拉同志一开口，他就要维护左派。我想弄清楚，他维护的究竟是谁。库恩·贝拉同志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维护左派。他搞错了。要义正词严地反对这种错误。应该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内还有机会主义者（我相信是有的）、而且如果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不必怀疑）的话，那么左派也在犯错误，他们希望成为我的朋友库恩·贝拉同志和某些法国同志那样的左派。库恩·贝拉同志认为只存在机会主义错误，可事实上也还存在左倾错误。我手头有一份托洛茨基同志讲话的速记记录，他说，如果这样的左派同志今后仍然打算我行我素的话，他们就会扼杀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掌声）。我对此深信不疑。正因如此，我才来反对库恩·贝拉同志的讲话，他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同志，而不是在维护托洛茨基同志，假定他想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本该维护他。

马克思主义在于要确定在某种具体的条件下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库恩·贝拉同志来跟我们谈冷静与纪律，就像他

谈到《人道报》以同一题目为题的文章一样，原来，他才是一窍不通呢，这是赖不掉的。党不能像库恩·贝拉那样在法国军队在鲁尔进行动员这种危机时刻大讲空话，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库恩·贝拉同志的想法，革命性要求处处维护左派。在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的法国，仅仅依靠某一个党是无法进行革命的准备的。法国共产党人争取工会是最令我高兴的事情。当我打开某一张法国报纸（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很少，因为我没有时间看报）时，“基层组织”这个词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想，你们无论在哪本词典里都找不到这个词，因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语词，其中的一个意义是我们在反对沙皇制度、反对孟什维克、反对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长期斗争中赋予的。正是我们的经验造就了这样的组织。正是这样的基层组织在议会党团中和工会或有工会存在的其他团体中在集体进行工作。如果有些党员犯了这样或那样的、不如库恩·贝拉同志所办的蠢事那么严重的错误，我们是不会称赞他们的。

当我看到共产党的这项出色的工作时，当我看到工会和其他团体中的这些基层组织时，我说，只要左派别老干蠢事，法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要是有人像库恩·贝拉同志那样说冷静与纪律并没有被证明行之有效，那么这是左派说的蠢话。我到这里来就是要向左派的同志们说明：如果你们听从这样的劝告，就会像马拉³一样扼杀革命运动。我并不是要维护法国共产党，也并没有说它是真正的共产党。都不是。洛佐夫斯基同志引用《人道报》的一个说法，说主要的问题在于赔款的要求是正当的事情，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当然说得完全正确⁴。但我们不允许这样提问题。

现在我们来举另外一个例子，马塞尔·加香⁵和其他人的例子，他们在法国议会中捍卫英法联盟并说这个联盟是和平的保障。这是机会主义，容忍机会主义的党就不是共产党。当然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某某事实应该突出，某某行为不能容忍，这不是共产主义的。但是不应该容忍非共产主义的行为。这里要进行具体的批判。要抨击机会主义。然而加香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党内机会主义却没有受到批判。人们不是批判他，而是批判他的这种说法，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托洛茨基同志在讲话中这样说（附摘自托洛茨基同志讲话的德文速记记录中的一段话）。^①

因此，拉波尔特⁶同志完全错了，托洛茨基反对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法国共产党的行为也许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行为，这点我愿意相信。但是目前这种愚蠢的行为会断送法国和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依靠1919年应征入伍的军人的力量来完成革命。托洛茨基同志重复这一点，他做得太好了。刚才还有一位卢森堡的同志指责法国共产党，说它对占领卢森堡不予以抵制⁷。他和库恩·贝拉同志一样都认为这是地理问题。不，这是政治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反对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愚蠢的做法很左、很革命，但对法国运动的害处也很大。只有一个办法能阻碍共产主义在法国、英国和德国取得胜利——这就是犯左的错误。只要我们继续进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而且不出现过火行为，我们就对我们必胜充满信心。我们要公开地批评法国共产党，我们说，这

① 列宁讲话的速记记录中没有所提到的托洛茨基的这段话。

不是共产主义政党，我们应该极其明确而公开地指出，鼓吹以掠夺者（我不想正式使用这个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掠夺者，而是些大掠夺者——剥削工人群众为目的建立英法联盟的马塞尔·加香在法国议会中所捍卫和提出的政策、某些报纸转载的他的某些讲话中所维护和阐述的政策，不是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会赞同这个政策，其实我想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同样不会赞同这个政策。但是无论是库恩·贝拉同志所维护的愚蠢说法，还是这位卢森堡的同志所维护的愚蠢说法，甚至是拉波尔特同志的愚蠢说法（尽管他讲得很精彩）我们也都想容忍。我知道，在共产主义青年中间有一些真正的革命者。那么就请你们对机会主义者进行具体的批判，指出正式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错误，但你们自己不要干蠢事！在群众越来越接近你们，你们走向胜利的时候，应当争取工会。多数的工会都在进行着出色的准备工作。如果我们把工会争取过来，那么这将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官僚们再也无计可施了。工会中第二半国际⁸的官僚领导人明显占多数。在工会中应该首先争取可靠的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人。到那时我们就不是依靠1919年应征入伍的军人、也不是依靠库恩·贝拉所专攻的那些蠢事开始进行革命，而是通过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左派干的蠢事的斗争来开始进行了。这也许不是一场斗争，而是对马塞尔·加香的法语发言的警告，是对传统和机会主义的公开斗争和对左派的愚蠢做法的警告。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在这里支持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全部重要的内容并且声明，库恩·贝拉同志所坚持的政策不值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同志去维护。要同这项政策作斗争。

同志们，我也希望，这里所推举的委员会（这是明智的推举）完成对法国共产党的行为的分析之后，我们最终对这些想法会有一个简明的表述。

根据速记记录刊印

全文首次发表

注　　释

1 1921年6月16—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许多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法国共产党的现状问题。1920年12月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复杂的形成过程。这个年轻的共产党的成分极为复杂。该党可分为三个主要派别——左派、中派和右派（尽管还有更多的派中之派）。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党的领导层中有人充当为数不少的机会主义分子的代表。同时“左”的倾向和“左”的观点在党内、尤其是在归附党的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21年5月，法国政府颁布法令，动员1919年的适龄公民入伍，以占领未按凡尔赛条约支付战争赔款的德国的部分领土。青年联合会的领导人要求共产党号召新兵不听从动员，并提出了“总罢工”、“革命起义”等“左”的口号，“左”派分子指责党犯了机会主义，因为党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斐·洛里欧在6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法国共产党现状的报告。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书记M.拉波尔特和卢森堡共产党代表Э.赖兰德、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Я.列卡伊在发言中，都从“左”倾立场出发批评了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托洛茨基在发言中驳斥了对法国共产

党政策的这些攻击。他说，当然可以因为党没有非常果断地为革命作准备而批评它，但是要求党“在不具备应有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时完成革命……这是十足的废话”。

6月17日继续进行讨论。在国际工会理事会（后为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李·阿·洛佐夫斯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A.施瓦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库恩·贝拉、德国共产党代表奥·塔尔海默等人的发言中，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再次作为机会主义政策受到批判，他们还提出了“左”的要求。列宁在发言中对这些“左”倾宗派主义观点进行了反击。

第三国际的机关报《莫斯科报》对列宁的讲话做了这样的报道：“列宁同志批评了库恩·贝拉同志左的倾向。不但有机会主义错误，而且有左的错误。假如我们在法国问题上支持库恩·贝拉的观点，我们就会破坏甚至阻碍法国运动的发展。这并不是说我想维护法国共产党。我非常清楚，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法国共产党的行为是真正的共产党应有的行为。但是如果党号召党员保持冷静、遵守纪律，那么有‘左的’倾向的人就不应该对此公开地冷嘲热讽。当然必须同党内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但也要防止‘左’倾。”（《莫斯科报》1921年6月25日）

- 2 库恩·贝拉为1921年5月5日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发表吕·奥·弗罗萨尔撰写的社论《冷静与纪律》对该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社论以共产党的名义对法国军队因德国不支付赔款而出兵占领德国一些城市的做法提出抗议。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希望共产党员保持冷静、遵守纪律。

库恩·贝拉指责法国共产党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称该党的观点是机会主义观点并且要求党开展“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宣传”，用“革命的语言”说话。

- 3 让·保罗·马拉——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

- 4 索·阿·洛佐夫斯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
- 5 马塞尔·加香——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法共中央委员，《人道报》社社长，法国议会议员。加香在答复青年联合会代表团提出的号召公开抵制征兵的要求时指出，在伦敦将就德国履行支付赔款义务的问题举行会议。会议的决议能够改变事态的进程。情况果然如此。德国政府接受了会议（会议于1921年4月29日—5月5日举行）的要求并宣布准备履行赔款义务。
- 6 青年联合会书记M. 拉波尔特发言指出，为防止爆发新的战争，联合会认为必须号召1919年适龄入伍的人不去征集站报到并且通过革命工团主义者委员会组织全面的罢工以支持这个口号。拉波尔特指责党在动员问题上不能坚持“正确、果断的立场”并且谈到了“青年联盟与党之间旧日的对立”。
- 7 指卢森堡共产党代表Э. 赖兰德。他发言指责法国共产党在法国军队占领卢森堡时没有采取革命的行动。
- 8 指以第二半国际著称的中派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21年2月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上成立；1923年5月，第二半国际与1919年重新恢复的伯尔尼国际合并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联盟一直存在到1939年。

(邢艳琦 译)

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2年3月6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请您将下述建议提交政治局通过：

（1）责成加米涅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在每周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四次会议上处理政治局的工作，从星期四晚上至下星期一早晨外出休假。

（2）责成格尔松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的秘书）安排休息处所，要么安排在列宁同志迁入现在的休息处前住过的地方（有一次斯大林同志也在那里住过），要么安排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休息处，如果他已经结束休假的话。

莫洛托夫同志，请您就此建议事先同季诺维也夫同志谈妥，也要同加里宁同志谈妥，如果他现在参加政治局表决的话，并且马上提交政治局通过。这是因为我敢说，如果不采取或者说不马上采取这类措施的话，我们就无法使斯大林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到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保持旺盛的工作能力。^①

^① 指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举行。

盼用电话回答我，电话可打给格利亚谢尔或勒柏辛斯卡
娅或福季耶娃。

列 宁

电话口授

根据打字稿副本刊印

(王问梅 译)

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致约·维·斯大林

7月7日

斯大林同志：医生们看来是在臆断，不驳斥不行。他们被星期五的剧烈发作弄得张皇失措，干出了很荒唐的事情：他们试图禁止“政治性的”探视（他们一点也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①我非常生气，把他们撵走了。星期四加米涅夫到我这里来过。进行了一次热烈的政治性交谈。我睡得很香，自我感觉非常好。星期五出现了瘫痪症状。我要您赶快来一趟，想及时跟您谈一谈，以防病情恶化。我只需15分钟就可以全部说完；这样，星期天我又可以睡个好觉。只有傻瓜才会把事情归咎于政治性的交谈。如果说我有时候烦躁不安的话，那是因为缺乏及时的熟悉情况的交谈。希望您能理解这一点并且把德国教授这个傻瓜及其同伙撵走。关于中央全会^②的情况务请前来告诉我，要不派一位参加会议的人来也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 宁

^① 1922年5月底，列宁因脑血管硬化第一次突然严重发病，右臂和右腿活动受限，语言略有障碍。发病时列宁正在哥尔克村，他留了下来，在医生的监护下住了4个月。

^② 指1922年7月6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